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讀誦受持人 輾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八月恭印二千冊

初版

敦煌壇經新書

發行人 ☐ 孔服農

出版者 ☐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地址 ☐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十一樓

電話 ☐ (〇二) 三九五一一九八

劃撥帳號 ☐ 〇七六九九七九

戶名 ☐ 佛陀教育基金會

贈送處 ☐ 佛陀教育基金會附屬華藏講堂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三樓

電話：(〇二) 三九五一一九八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三八六九號

贈送品·歡迎翻印·功德無量

敬請
常念

南無阿彌陀佛·往生淨土
南無觀世音菩薩·消災祈福

敦煌壇經新書

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敦煌壇經新書目次

一、緒言 5

二、敦煌壇經校記 45

三、敦煌壇經新書 137

附敦煌壇經照片 213

一、倫敦藏斯五四七五號卷子 213

二、北京圖書館藏八〇二四號卷子 237

三、向達手鈔敦煌市博物館藏任子宜本 241

四、日本龍谷大學藏大谷光瑞本照片 283

四、日本讀谷大學藏大谷氏藏本銀朱

583

三、向重子煙樓點市軒詩館藏本五本

584

二、北京圖書館藏八〇二四號卷子

537

一、俞琰藏洪武四十五號卷子

513

抄錄點點銀朱

513

三、煙樓點點銀朱

513

二、煙樓點點銀朱

513

一、銀朱

煙樓點點銀朱

緒言

禪宗，是中國佛教史上影響最大的宗派，而壇經則是後世奉為禪宗唯一的經典，也是中國人所寫佛教著作中唯一被尊稱為經的典籍。壇經紀錄了禪宗創始人惠能的言論，表達了禪宗的基本觀念，在中國思想史上同樣佔有崇高和重要的地位。

過去讀壇經的人，大多數是以明藏本的壇經為唯一通行的讀本。到了近代，敦煌的寫本發現了，日本的興善寺本、大乘寺本出版了，壇經的

研究纔進入了一新的階段。談到敦煌寫本壇經，現藏倫敦不列顛圖書館的，編號為斯五四七五，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按原本不分章節校定，編入第四十八冊。日本學者鈴木貞太郎、公田連太郎分章節的校定本刊行後，並收入民國普慧大藏經。流通行世，逾數十年。此外尚存世的敦煌寫本：一為北京圖書館藏八〇二四號寫本，首尾不全；一為敦煌市博物館所藏任子宜本；一為旅順博物館原藏大谷光瑞本。大谷光瑞本下落不明，但日本龍谷大學藏有照片①。任本雖尚未公開發

表，我手邊有向達先生手抄本，所以均可取供讎校。由於敦煌寫本的文字，與後世的書寫習慣頗異，歷來都認為是抄寫的訛誤。故宋仁宗至和三年（一〇五六），吏部侍郎郎簡法寶壇經序云：「六祖之說，余素敬之。患其為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會沙門契嵩作壇經贊，因謂嵩師曰：『若能正之，吾為出財模印，以廣其傳。』」更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可見宋代人即視寫本文字為鄙俚繁雜。直至現代，學者仍多持此種見解，輕視寫本。如近人任繼愈教

授敦煌壇經寫本跋云③：「敦煌本壇經錯字別字，連篇累牘，說明傳抄者的文化水平不高。」至於日本學者如矢吹慶輝、鈴木大拙、宇井伯壽、柳田聖山諸教授，莫不鄙視壇經寫本，名之為「惡本」。宇井伯壽第二禪宗史研究（昭和十六年岩波書店出版）卷首「壇經考」，歷指敦煌寫本偏旁之誤（如打掬作木、往作往，代作伐等）、相似之誤（如究作究、人作入、今作令等）、偶然之誤（如知作諸、是作事等）④。此種看法，頗易對寫本內涵，產生一種不信任感。因此許多研究敦煌學的學者，對著滿目謬

誤的惡本，抱著鄙視淺劣鈔手的心理，遇到讀不通處，便以為是鈔手誤鈔，更常常自以為是，擅自竄改。於是臆說繁興，造成了讀敦煌寫本的一大障礙。我經過長期涉獵敦煌寫本之後，啟發了我一個客觀深入的看法。我認為語言文字，是心靈思想的符號。人人都有表達思想的慾望，人人都有創造語文的權利。所以荀子正名篇說：「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荀子所謂名，即是文字。所謂約定，即民意所公認。所謂俗成，即大眾所通用。文字經

約定俗成，足為標準，謂之正字。正字既已通行，復有人改變正體，斯為新造之字。新造之字，如得大眾認可，獲大眾使用，這亦是約定俗成。約定俗成的文字，便不容任何人把他抹殺。根據這一理念，加以觀察，許多敦煌寫本中我們認為是訛誤的文字，實在是當時約定俗成的文字。它們自成習慣，自有條理，它們是得到當時人的認同的。我們站在現代人的立場，覺得它違背了我們的習慣，我們認為它是錯誤。如果站在他們的立場，他們亦會覺得我們違背了他們的習慣，會

認為我們是錯誤。例如現代人把疑問詞寫作「麼」，而敦煌寫本多作「摩」或「磨」。其實「摩」、「磨」、「麼」都沒有疑問的意義，同樣都是用的同音通假字。現代人認為敦煌寫本是鈔手的錯誤，敦煌寫本的鈔手同樣也可以說現代人是錯誤。因此如果不通曉敦煌文字書寫的习惯條理，就很難讀通敦煌寫本的俗寫文字。現存的敦煌卷子，一篇作品，往往有多個寫本，可以互相校對，互相印證。例如敦煌變文集中伍子胥變文：有兩個外甥，一本寫作「有兩個外甥」，另一本寫作「有兩個甥甥」，因此知道外、

姓、甥都是外字。又如太子成道經：「四天王喚衣太子，一本作「四天王喚於太子；啟告於我，一本作「啟告依我。又醜女緣起：「今世足衣足食，一本作「今世足於足食，因此知道衣、依、於三字可互相通用。又如太子成道經：「誰之弟子，一本作「誰知弟子；降魔變文：「三世諸佛，一本作「三世之佛，因此知道諸、知、之三字可以互相通用。我綜合歷年來研究所得，於民國六十九年（一九八〇）八月，在臺北中央研究院召集的漢學會議中，提出了一篇「敦煌卷子俗寫文字與俗文字之研究的論文

（見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民國七十年十月出版）。我把敦煌文字俗寫的習慣，歸納成字形無定、偏旁無定、繁簡無定、行草無定、通假無定、標點無定等等條例。字形無定，如人、入不分，雨、雨不分，瓜、爪不分等；偏旁無定，如木、才不分，亻、彳不分等；繁簡無定，如佛作仏，含作舍等；行草無定，如風作𩇛，門作𠂔等；通假無定，如是通事，須通雖等。標點符號亦和現代通行符號大不相同，如刪除符號作「」等。這種種現象，正和遼代沙門行均編纂的龍龕

手鑑完全相符。原來龍龕手鑑是根據宋以前寫本編成的一部字書，所以人部的字和亻部分，瓜部的字和瓜部分，木部的字和才部分。甚至同一個「雨」，可以用作雨，亦可以用作雨，並同收在雨部中。這種種狀況，證明了敦煌寫本使用的文字，正是當時通行的文字，而不是近代人眼中心中的惡本訛字。我們認清了這一事實，我們必須承認敦煌寫本確是當時普遍流行的鈔本，並非被後世輕視的所謂誤本惡本。我們把這種錯覺掃除後，再仔細觀察這個倫敦所藏的壇經寫本，便

應該承認它是一個很質樸，很接近原本的早期鈔本。這個鈔本，據印順法師說④：

慧能在大梵寺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授無相戒。傳說由弟子法海紀錄，為壇經的主體部分。這在慧能生前應該已經成立了。等到慧能入滅，於是慧能平日接引弟子的機緣，臨終前後的情形，有弟子集錄出來，附編於被稱為壇經的大梵寺說法部分之後，也就泛稱為壇經。這才完成了壇經的原型，可稱為曹溪原本。